

中吳紀聞

下

陰

卷之四

七

中吳紀聞卷第四

宋 崑山龔明之希仲 紀

明 虞山毛 晉子九 訂

太公避地處

常熟海隅山有石室十所昔太公避紂居之孟子謂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者此也常熟去東海止六七十里故謂之海濱楊備郎中嘗作詩紀其事

范忠宣公

范純仁字堯夫爲人寬厚長者文正嘗使至鄉還至京

口見石曼卿數喪未舉盡以麥舟與之蘇黃門稱其爲
佛地位中人觀此亦可以見矣元祐初自慶帥召爲給
事中遂執政柄未幾拜右僕射凜然有父風烈爲宰相
一年出知潁昌府旣而復入相坐元祐黨散官安置元
符三年徽宗卽位復欲召爲相尋卽下世遺表有云蓋
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
微臣所以事君後御筆題其墓碑云世濟忠直之碑子
正平字子夷正思字子默學行亦爲士林所稱

滕章敏公

滕章敏公慷慨豪邁不拘小節少嗜酒浮湛里市與鄭
獬毅夫爲忘形友議論風采照映一世嘗與毅夫及楊
繪元素同試京師自謂必魁天下與二公約若其言不
驗當厚致其罰已而鄭居榜首楊次之公在第三二公
責所約之金荅曰一人解一人會吾安得不居第三俱
一笑而散公平生不妄交遊嘗作結客詩云結客結英
豪休同兒女曹黃金裝箭鏃猛獸畫旗旄北閣芒星落
中原王氣高終令賀蘭賊不著赭黃袍其立志可見矣

思賢堂

郡齋後舊有思賢堂以祠韋白劉三太守後更名三賢
紹興末洪內相景嚴爲郡益以唐王常侍仲舒本朝范
文正之像復號爲思賢堂今參政范公作記郡庠亦有
三賢堂繪
文正范公并安定胡先生
及光祿朱公像於其中

顧學正

顧襄字公甫爲太學上舍生名聲籍甚士流皆推之登
熙寧元年第調潤州丹徒尉召還爲太學正元豐五年
卒於京師時二親猶在鄭達夫太宰與公甫爲同舍生
以詩挽之云可惜病相如誰尋封禪書公病渴
而卒雙親干

里外一葉九秋餘風露翻歸旆塵埃鎖故廬虎邱山下
路會葬有鄉車廣文官舍冷如冰幾歎朝衫脫未能忽
買春田埋玉地猶懸絳帳讀書燈佳名空綴仙都石妙
偈爭傳海寺僧一幅粉旌春水漫惜君誰不涕奔騰

鄭希尹

鄭景平字希尹居帶城橋爲人剛正不詭隨蒞官有廉
聲嘗爲大理每有疑獄中夜焚香露拜斬得其情以故
人無冤死者旣而請老家居朝廷以其精力有餘落職
致仕守鄱陽到官未半歲拂袖而歸先君與公厚善因

問其故荅曰天子命景平爲郡守當以撫字爲職乃不得行其志今日須金幾百兩明日須銀幾千兩枯骨頭上打不出也景平後世要人身在其志竟不可奪也時朱勔用事勢可炙手士大夫俛節從之者甚多惟公終始無阿附意子細字天和

執爨詩

程光祿自幼穎悟年五六歲時戲劇竈下家奴嫚之曰汝能狹劣爾豈解爲文章邪公怒曰吾豈不能家奴曰試爲我吟一燒火詩卽應聲曰吹火鶯脣斂投柴玉腕

斜回看煙裏面恰似霧中花甫冠登第

王元之畫像

虎邱御書閣下有王黃州畫像東坡過蘇日見之自謂
想其遺風餘烈願爲執鞭而不可得因爲之作贊今猶
書其上

雙蓮堂

雙蓮堂在木蘭堂東舊芙蓉堂是也至和初光祿呂大
卿濟叔以雙蓮花開故易此名楊備郎中有詩云雙蓮
倒影面波光翠蓋風搖紅粉香中有畫船鳴鼓吹簷然

驚起兩鴛鴦政和中盛密學季文作守亦產雙蓮范無
外賦木蘭花詞云美蘭堂晝永晏清暑晚迎涼控水檻
風簾千花競擁一朵偏雙銀塘盡傾醉眼訝湘娥倦倚
兩霓裳依約凝情鑑裏竝頭宮面高粧蓮房露臉盈盈
無語處恨何長有翡翠憐紅鴛鴦如影俱斷柔腸淒涼
菱荷暮雨褪嬌紅換紫結秋房堪把丹青對寫鳳池歸
去攜將

孫若虛滑稽

孫實字若虛早年英聲籍甚性好滑稽郡庠有同舍生

牛其姓者因作牛秀才賦嘲之云腰帶頭垂尙有田單之火幘頭腳上猶聞甯戚之歌又作書語集句譏一老生云孜孜爲善雞鳴起先王之道斯爲美四五十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時樂圃先生爲教授知之命其父訓敕孫由此發憤游太學不數歲登第而歸嘗入朝爲寺丞後守台州卒

慧感夫人

慧感夫人舊謂之聖姑或以爲大士化身靈異甚著祝安上通守是邦事之尤謹每有水旱惟安上禱祈立驗

後以剡薦就除台守旣至錢唐詰旦欲絕江夢一白衣婦人告之曰來日有風濤之險旣覺頗異之卒不渡至午颶風倏起果覆舟數十獨安上得免一夕盜入祠中竊取其幡平旦廟史入視之見一人以幡纏其身環走殿中因執以問荅曰某實盜也夜半幸脫已踰城至家矣今不知潛制於此神之威靈使然敢不伏辜建炎閒賊虜將至城下有一居民平昔謹於奉事夢中告之曰城將陷矣速爲之所謹勿以此告人佛氏所謂劫數之說不可逃也不數日兵果至其它神驗不一後加封慧

感顯祐善利夫人今參政范公作記

元少保

元絳字厚之居第在帶城橋登天聖五年進士甲科初任金陵幕官尋卽進用屢爲藩郡帥時有傳儂智高餘黨寇二廣者遂以公知廣州而所傳乃妄因改知越州公謝上表云忽聞羽檄之音謂有龍編之警橫水明光之甲得自虛聲雲中赤白之囊倡爲危事橫水明光之甲乃唐時誤傳寇至事見李德裕獻替記人服其工公在金陵時王荊公之父益爲通守與公厚甚荊公旣相

神宗一日欲謹選翰林學士公久在外老於從官荆公對曰有真翰林學士但恐陛下不能用爾況已作龍圖閣學士難下遷知制誥遂自外遷翰林學士中外大驚旣就列有稱職之譽公最長於四六多取古今傳記佳語爲之神宗友愛嘉岐二王不許出閣二王固辭後因改封先召公謂之曰可於麻詞中勿令更辭公遂草制其略云列第環宮彌登開元之盛側門通禁共承長樂之顏神宗甚愛之自是二王不復辭未幾參大政元豐中罷政知潁州時以藩邸升爲順昌軍節度公作謝表

云燾土立社是開王者之風乘龍御天厥應聖人之作
案圖雖舊錫命惟新又曰興言駿命之慶基宐升中軍
之望府謂文武之德順而聖唐虞之道明而昌合爲嘉
名以侈舊服士大夫皆傳誦之後以太子少保致仕歸
吳中公旣還鄉與程光祿諸公爲九老會日以詩酒自
娛年七十餘卒有玉堂集三十卷初公知荆南嘗夢至
仙府與三人連書名旁有告之曰君三人蓋兄弟也覺
而思之不知所謂旣入翰林爲學士韓持國維楊元素
繪在院一日因書奏列名三人偏傍皆從系始悟夢中

兄弟之意旣而持國元素皆補外公亦尹京兆後三年復與元素還職而鄧文約綰相繼爲直院則三人名又皆從糸蓋始終皆同以此知升沈進退決非偶然者許大夫選嘗作四翰林詩紀其事公和云聯名適似三株樹傳玩驚看五朶雲此亦一時之異也

仲殊

仲殊字師利承天寺僧也初爲士人嘗與鄉薦其妻以藥毒之遂棄家爲僧工於長短句東坡先生與之往來甚厚時時食蜜解其藥人號曰蜜殊有寶月集行於世

慧聚寺詩僧孚草堂以其喜作豔詞嘗以詩箴之云大
道久凌遲正風還彫隳無人整頽綱目亂空傷悲卓有
出世士蔚爲人天師文章通造化動與王公知囊括十
洲香名翼四海馳肆意放山水灑脫無羈縻雲輕三事
衲鉗錫天下之詩曲相閒作百紙頃刻爲藻思洪泉瀉
翰墨清且奇惜哉大手筆胡爲幽柔詞願師持此才奮
起革澆漓驚彼東山嵩圖祖進豐碑再續輔教編高步
凌丹墀宅日僧史上萬世爲著龜迦葉聞琴舞終被習
氣隨伊子浮薄人贈言增忸怩倘能循我言佛日重光